

收藏天地

壶中天地大

——记紫砂壶收藏玩家杨凤武

□李哲

说起紫砂壶，当数千姿百态的宜兴紫砂茗壶。除它的形态韵味诱人外，还与茶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再加上它的可塑性、透气性、温润性、保温性都十分好，是沏茶品茗最理想工具，因此，被人们冠以“世界茶具堪称首”的美誉，受到古今中外文人雅士的深爱笃好。

时下的紫砂壶，不仅被越来越多的黎民百姓作为生活用品，而且也被一些藏家青睐，把它作为陶冶情操的一种文化活动。因此，一股用壶、爱壶、藏壶之风正在社会上悄然兴起。曾经从军从警十余年的杨凤武被这股“热风”吹得陶醉，成为一名紫砂壶新玩家，在当地颇有名气。

说起杨凤武与紫砂壶的结缘，其父辈收藏紫砂壶40余载，可以称得上是蚌埠陶土紫砂圈的资深玩家，老爷子的言传身教使他对紫砂壶情有独钟。早在1995年，杨凤武被家藏紫砂壶的奇特造型和寓意的魅力所打动，从用壶赏壶到爱壶藏壶，把玩紫砂壶亦有二十八年了，谈起紫砂壶的“前世今生”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满满，尤其回味他当年收藏第一把“蛙鸣荷香”紫砂壶情形时，格外的眉飞色舞。制壶人别具匠心，以荷为题，从壶体到嘴、把、盖、足，用荷花、藕、茎、叶体现，壶盖卧一青蛙作钮，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宋代诗人周敦颐在《爱莲说》里“出淤泥而不染”的名句就是颂扬莲的高洁品质。他清醒地联想到自己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接触黑暗面多的职业特性，要想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有莲的高洁品质。把警察职业比作莲，把黑暗面比作淤泥，这就是他当时买第一把壶的初衷。后来的“功课”就是把那把壶经常摆放在案头，饮茶、把玩，又像照镜子一样用来检点自己的行为。他没有辜负使命，也没有丧失斗志，不仅做到了洁身自好，而且还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02年，杨凤武从繁忙的警营生活转为从事自由职业以后，有了充裕时间投入雅玩世界。他兴趣广泛，经常与宜兴紫砂制壶名人一起交流学习，由于体验了第一把壶乐趣的感受，相当一部分时间沉浸在紫砂壶的快乐里，几十年来收获颇丰，有了千余把紫砂壶到手的历练。他在紫砂壶艺术朋友的帮助下，购买了大量图书和相关资料，如饥似渴，记了一本，装了一脑子。用他的话说，当时像着了迷似的，逢人张口便是紫砂壶。由



杨凤武收藏的紫砂壶。

于他如此痴迷，功夫不负有心人，熟练掌握了有关紫砂壶的鉴赏知识，对紫砂壶的起源、产地、沿革、各时期领军人物、制壶名家、传世茗壶如数家珍，尤其其他总结的紫砂壶从起源记载以来的各个时期兴衰发展史也颇有见地，即：起源说争议于宋代，公认于明代；鼎盛于清代，衰败于民国时期；恢复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供销社），停滞于“文革”时期；发展于上世纪80年代，泛滥于上世纪90年代（造假）。直到

如今，紫砂壶才回归它作为实用与艺术、品茗与鉴赏的本来正道，同时也迎来了盛世收藏的勃然生机。杨凤武对紫砂壶的真爱引来多位当代紫砂壶制作国家级大师名家为他题字鼓励，他也因“痴”练就了“行家”头衔，被玩壶圈子亲切地称为“玩壶的老杨”，许多藏友携壶找他帮助鉴别，释疑解惑。

为了拓宽收藏渠道，他北上南下，如北京的潘家园、报国寺、上海的

文庙、南京的朝天宫、徐州的云龙湖、合肥的花冲公园等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他广积博收，家藏的紫砂壶达1000多把，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一走进老杨的家，如同走进小型博物馆，墙上字画、柜橱图书、琳琅满目的紫砂壶，相互辉映，散发出阵阵墨香、书香，再加上用紫砂壶泡出的茶香，沁人心脾，让人心旷神怡。爱壶不贪壶，这是老杨告诫壶友的基本原则。有多次，他看好的壶，有的甚至已付过钱，结果别人也看中，执意要买，他总是愉快地放弃，顺从别人。因为这些人知道老杨玩壶是基于爱壶，选壶时特别讲究，老杨看中的，这样买回的壶不会有风险。遇有真心爱壶的朋友，他也忍痛割爱，不吝相赠。他时常赠送壶友紫砂壶而舍不得买壶。他打趣道，一把好的紫砂壶作品是有灵性的，每一把紫砂壶收藏过程都是一个故事，紫砂壶赠予别人就是换一个收藏的地方，留一个传承故事和念想。

对于刚入门的新手，他总是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不厌其烦地向对方介绍，如何选壶、用壶、养壶和辨伪知识，还劝说他玩壶须谨慎，乐趣才是真。有不少人在他的指导下，识壶水平不断提高，并深有感触地说：“老杨是真爱壶，他使你买壶放心、用壶舒心、玩壶开心。”但也有个别别人，以盈利为目的。有一次，有人看中了老杨的一把高级工艺美术大师制作的壶，并出资高价声称对外能“赚上一笔”，被老杨断然拒绝。他说玩壶确实需要钱，但是如果玩壶不玩壶，以营利为目的，就会失去“雅”的趣味，他还经常对别人说，买壶不去研究，只是利用它，你只会变成临时保管员，如此就失去收藏的意义了。

“手握小茗壶，心想大世界”这是老杨通过多年玩壶悟出的一句肺腑感触。他说，紫砂壶的历史如果真正从明代正德年算起，距今只有五百多年，但它却折射出无际的光芒，在世界上它是中国独有，在茶具中也独占鳌头。不用质疑，紫砂壶完全可以与国粹京剧、中医等相比美。小小紫砂壶还“担负”起国家礼品的使命，漂洋过海，在国际上架起一座座友谊之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融诗词、书法、绘画、篆刻为一体，韵味十足，光彩照人，让无数爱壶人陶醉倾倒。

老杨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想把这些壶亮相，准备选择时机展示一下，让大家一起乐乐！

小南山

风土人情

菱角飘香的岁月

□殷之书

“五河五条河，淮洽漾潼沱。”作为生长在浍河之滨的渔家孩子，我时常回味那一段菱角飘香的童年岁月。

每年九月份是野菱角成熟的时节，它虽算不上是名贵的水生植物，但却被浍河边的人们称为“水下落花生”。

记得孩提时代，我常常与小伙伴们或荡舟河面，或畅游嬉戏，或摸鱼捞虾，或摘食菱角。更多的时候，我会站在浍河岸边，静静地看河面上的一片片菱荡远望。只见一簇簇菱叶漂浮在河面，挤挤挨挨，铺天盖地，碧如翡翠，仿佛一幅水墨丹青。那层层叠叠的菱叶在炽热的阳光下蹦起一寸多高，把湖面遮蔽得严严实实，给人以“绕湖菱莲一千顷，三秋菱歌满街头”之感。

有时泛舟河面感觉疲惫时，我们小伙伴们会将小船划往菱荡中央，一股股夹杂浓浓菱叶的清香气扑面而来。菱叶会开花，一朵朵娇小晶莹的四瓣白色小花，如同夏夜点缀在夜空中的小星星，煞是可爱，摘一朵放在鼻下轻嗅就能闻到浓郁的香味。当菱叶上的白色小花凋谢后，菱叶下的果实菱角也就悄悄生长着。正如古时弘景颂曰：“菱，处处有之，叶浮水上，花黄白色，花落而实生，渐向水中乃熟。”

一旦菱角成熟，摘菱角便是小伙伴们最爱做的事情。我们会划着菱荡欢快的划去，让小船一股劲儿冲进那沼泽般的菱荡中间，撸起袖子，趴在船头，仿佛掉进了绿色的海洋，左手随意抓起一株菱叶，向上一翻，一

个个牛角般的“水红菱”就现身了，绿中带红，硬生生地，右手用力一掐便能摘下。从船头摘到船梢，小船半天都不用挪开一下。口渴了，小伙伴们就剥开一个个最嫩的菱角塞入口中，白花花的菱米像一锭银元宝，清甜爽口，汁水从舌尖流进肠胃，若闭上眼睛轻嚼细品，大有疲倦消散、活力四射之感。

采摘回家的菱角有嫩有老，一盆清炒菱米是浍河边平常人家餐桌上的美食。而那些老到磕掉牙的老菱角，吃法也颇为简单，只需架上一口大锅，放入菱角，撒上少量食用碱煮透，把透着一股板栗甜香的老菱角全部取出、晾凉，大人们则拿一把小刀，把菱角的硬壳削开，俗称“圈菱”，剥出的菱角肉呈黄色，无论是两角还是四角都是小伙伴们最爱。有时，我们直接捏起一颗放在板牙上“咔嚓”地咬成两半，先吃一半，再吃另一半。

熟菱米软糯香甜，入口即化。浍河边的人们分享、品尝着这一方水土带来的馈赠，其乐无穷。记得明代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有曰：“秋日择嫩菱煮熟，去涩衣，加酱酱油及花椒，名‘醉大菱’，为极好的下酒物（俗名过酒坯）”。这也算是古人推荐的一种颇有趣味的菱角肉吃法吧。

深秋，未采摘尽的菱角慢慢变老，它会自己默默脱离菱角藤叶，靠自身的重量沉到河底，浸入淤泥，待到来年继续生根发芽，带来一片新绿，奉献一季果实。菱角，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水中落花生”呀，它是多么热爱属于自己的浍河……

蚌埠地理

津浦大塘

□刘菲菲

津浦大塘，蚌埠名片之一，是修建津浦铁路取土时留下的一人工塘，后来经多次扩建、修整，逐步建成美丽公园。它南北长而东西窄，如一巨人的脚印积水成塘，拥有约4公顷的水面。尽管坐落在闹市中心，却是一处绿意盎然、闹中取静的天然氧吧。目光所及之处皆是苍翠的树木，其中不乏堪称“镇园之宝”的法国梧桐树。每天公园里从早到晚人员络绎不绝，游玩的、照相的、展览的、唱歌的、跳舞的、学琴的、锻炼的等等，是蚌埠人民消闲、娱乐、游玩、避暑的好去处。

津浦大塘不仅是一个公园，也是几代蚌埠人生活的映照与记忆。蚌埠人从老到少，几乎无人不晓这蕴藏着深厚的蚌埠历史及文化的内涵的大塘公园。津浦大塘一百多年的历史印证着蚌埠的百年发展历程，它的兴衰繁华与蚌埠的城市发展一脉相承。

据史料记载，1909年至1917年间，当局为建设津浦铁路需要，在这里挖取土方形成一个坑，俗称津浦大塘。1919年，怀远秀才宋光佑租下大塘东岸高姓田地八亩种植各种花卉，取名“八亩园”，搭有茶馆、戏台供人赏花消遣。日军侵略蚌埠后，这里垃圾成堆，大塘成为污垢之地，昔日“八亩园”成为乱坟岗。新中国

成立的初期，蚌埠市人民上下团结协作，齐心整治满目疮痍的大塘公园。全市的工人、干部、驻军、居民、学生，每天约有2000人次出工，清除掉大塘臭水中的污泥两万多立方米，开挖土方45000立方米，砌筑石坡3700平方米，围护了新开辟的水塘。1957年秋季，为了支援农业，津浦大塘的土方被再次挖填，并堆置到塘中间形成小岛。土方基本完成后，建筑部门砌石块护坡，园林部门同时修建环湖道路，安装上环绕大塘的路灯，栽植各类花草树木1500多棵。游人循着环塘路，登游船码头，荡舟水上，也可漫步林荫小道，在凉亭、茶社观光休息。水上公园与南山相互呼应，为城市带来了灵秀之气。漫步大塘小径，参天的法梧树随处可见，不时能听到树梢传来的清脆鸟叫声。园内的法梧树共有298棵，每年秋季，那层层泛黄的梧桐叶，是珠城市民镜头下极爱的一景，不少法梧的枝干比6层楼房还要高，树梢向上蔓延生长，远远望去，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1959年，大塘公园陆续建起溜冰场、餐厅、小卖部、塘中岛“蜀亭”，并布置了各类石桌、石凳等便民设施。为便于管理，1963年公园建起砖砌围墙和南门、东门两处管理用房。此后两年内，大塘公园与南山儿童公园地下通道建成，让两个公园真正连为一体。

上世纪80年代，蚌埠市再次对大塘公园进行全面修缮，公园改造突飞猛进，公园面积扩建至6.9公顷，游船码头、三角亭等建筑相继建成。游船环绕的岛上，建成了双层的八仙亭，连接西岸修筑了九曲桥。原有的茶社平房处，重建了一座传统古典式的两层建筑，因与岛上八仙亭上的石雕“八仙”遥相呼应，取名“醉仙楼”。在体现了园子厚重的百年文化历史内涵的同时，新增了园林小品雕塑、假山、角亭，种植了各种花卉、绿篱、草坪以及其他园林设施，成为一座较为完备的水上乐园。

1999年，市政府对大塘公园及周边地区环境进行综合整治，还绿于民，修缮改造了风荷桥、东西三亭两廊、南大门牌坊等，园内绿化布局 and 档次进一步提升。公园依托湖湾、半岛等地势，重点打造轻舟泛荡、风荷夜咏、舞文弄墨、博弈天地等八处景观，色、香、形、游俱全。2022年，市园

林处在公园原有的亮化基础上新增照明路灯28盏，新增路灯外观简洁耐看，不仅光线明亮柔和，而且更加节能环保，进一步优化了公园景观照明环境，丰富了公园亮化的景观层次。每当夜幕降临，楼台亭阁的灯光轮廓倒映水面；华灯初放，园内光影斑斓。市民徜徉其间，身心倍感舒爽。

大塘公园的名字也几经变迁，经过了从原先的“津浦大塘”到“延安公园”到“珠园”又回归到“津浦大塘”的历程。2016年11月，市园林部门根据前期向市民发出的名称征集令，将公园恢复名为“津浦大塘公园”，并于12月5日对市民开放。时至今日，津浦大塘依然是蚌埠市民休闲娱乐的打卡之地。这里是个大舞台，这个舞台的主角是“大爷大妈们”，他们的爱好非常广泛，唱歌、跳舞、杂耍，样样精通。这些年，津浦大塘更像是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大四合院，街坊邻居每天都会来串串园子，唠唠家常，大家聚在一起喝茶、跳舞、练书法、喂喂鱼，延续的是快乐，更是一份城市记忆。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津浦大塘成就了现在这番祥和宜人的景象。它是蚌埠的守护神，静静地护佑着这座城市这片净土，继续见证着蚌埠未来的发展。



倒影 马晓刚 摄